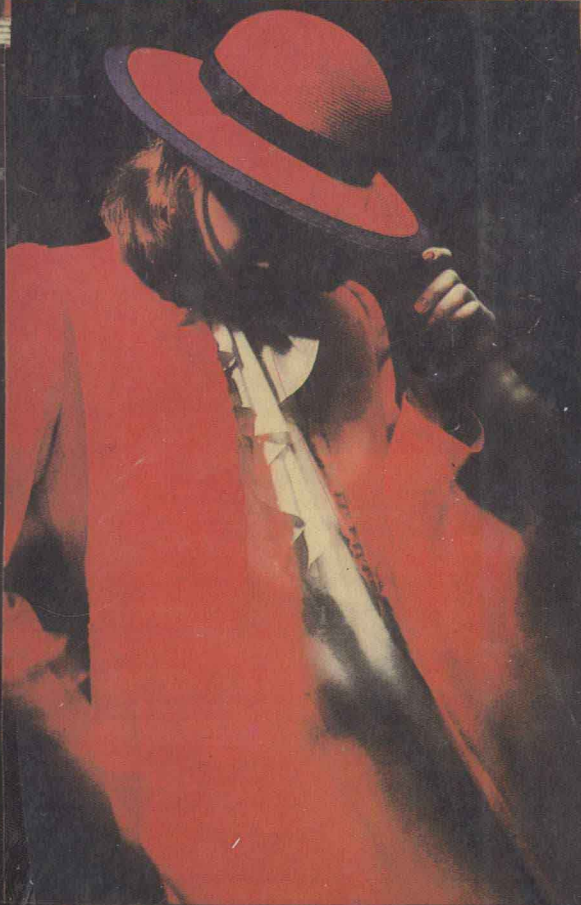


贺景文/著

骚客





贺景文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骚客

骚客

骚客

本文作者郑重声明：

本书故事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如有情节相似之处，实属巧合。

特此郑重声明！

骚客

SAOKE

贺景文著

责任编辑：戚积广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300000 字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1000 册	定价：16.80 元	

第一章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三月七日这一天，对于肖道诚来说，是面临人生命运重大转折的日子。

肖道诚是W市近郊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因酷爱文学，小有才气，常在本省市的报纸副刊上发表小小说和散文什么的，被学校师生们称做肖才子。最近，他又在本省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文萃》，发表了短篇小说《恶梦》。小说写的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悲欢离合故事。《文萃》副主编郑黔读罢此稿，不由击桌叫好，提笔在发稿单上写了如下批语：“这是一篇难得的好稿，故事催人泪下，人物形象丰满，亦有一定深度，建议作为重头稿先发。”主编高老签发了“同意，发头条”。

门卫查老头正在分发报纸和信件，见肖道诚走了过来，便喊道：“肖老师，有你的信。”

肖道诚每日都来传达室取语文教研组的报纸和信件，他一眼就看见了印有“文萃”字样的大信封。他将信掩在报纸下，以为是稿子退回来了。及至撕开牛皮信袋，见到花花绿绿的封面他才敢相信是自己的处女作小说刊出来了。翻开封面，《恶梦》不仅发了头条，还附有一篇不太短的评价呢。肖道诚高兴得心怦怦直跳，一路小跑上了楼。

回到语文组办公室，肖道诚喜不自禁地抽出一本杂志放到

正在备课的于菲老师面前。

于菲翻开扉页，见赫然印着肖道诚三个大黑字，便抬起眼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漾起无限春波：“肖老师，你真不简单哪！没说的，快去买糖来请客……”

这一嚷嚷，其他几位老师也离座凑了过来，抢过杂志翻看着，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嚷着要肖老师请客。肖道诚连忙掏出兜里一叠块钞毛票，那是班长刚收上来的班费，数了数，有十二元五角，便递给最年轻的小王老师，叫他到校门口小店买包好烟，剩下的买些糖果。

肖道诚将另一本杂志放在于菲面前，于菲翻开杂志，他便弯腰站在她身后和她一道欣赏。肖道诚贪婪地闻着于菲秀发里散发出的脂香头发香，忍不住心旌摇荡。自从去年秋天语文教研组分来位年轻漂亮的于菲后，肖道诚觉得能与美人在一间屋子里一道工作也是此生一大幸事，同她说话都是一种享受。有事没事他都要跟她多扯上几句多看她几眼。他知道于菲和自己最谈得来，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语言就是文学。于菲说她也很喜欢文学的，不像和其他老师，话题不是教学上的事就是柴米油盐，要不就是永远扯不清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天长日久肖道诚和于菲之间的眼神里便有了些微妙的情愫。肖道诚时常想象着和她热烈拥抱亲吻，抚摸她雪白丰满的乳房和屁股，想象和她睡觉。但也仅仅是意淫，如此而已，他至今都没碰过她的手指头一下。他知道这是自己这个伪君子的悲哀。教师这个行当就要为人师表，每天成百上千双师生的眼睛盯着他哩！更何况自己老婆在数学教研组，仅一墙之隔；宿舍就在学校后面操场边，倘若闹出点什么风波，自己还做不做人？

小王老师买来了香烟糖果，他身后还跟来了几位邻教研室的老师。人们争抢着喜烟喜糖，办公室里闹哄哄的，洋溢着节

日的气氛。肖道诚透过人群和烟雾，看见妻子站在门口，似嗔似怒地望着他。

于菲剥了粒软糖递给肖道诚妻子，笑着说：“我们在吃肖老师和李老师的喜糖。”

李老师把糖塞进嘴里，嗔道：“稿费还没收到，老肖哪来的钱买糖呀？”

肖道诚不好意思说挪用了班费，便红着脸没吱声。

一直埋头拜读肖才子大作的语文教研组长汪泉，突然抬起头来大声说：“肖大作家，你的大作里描写农民到公社小饭馆里，喝上四两山芋干白酒，烂醉方休。我在这里请教一下：是否用一醉方休更贴切些？农民都是海量，四两白酒是烂醉不了的。”

于菲接过话茬说：“农民也有酒量小的呀，不能喝酒的，一两也会烂醉的。”

汪组长坚持用“一醉”，于菲坚持说可以用“烂醉”，众人便静了下来听他俩抬杠。肖道诚一边也不好得罪，便打着圆场说：“都是一样的，反正已成了铅字啦。”说着递给汪组长一支烟，又笨拙地划火柴点烟。

汪组长吸了一口烟，鼻孔里喷着烟柱说：“年轻人嘛，还是谦虚点为好，古人云，一字之师……”正说着，上课铃响了。老师们纷纷上课去了，室内只剩下了肖、于二位。

于菲撇撇嘴说：“汪老师什么都好，就是好为人师，你看他刚才那样子！”

肖道诚压低声音说：“他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一种平衡。”

于菲说：“不就是扛了块师大本科牌子吗，仗着多吃了几年粉笔灰，动不动就以老师自居……”

肖道诚插话道：“是呀，谁有多大真本事，各自心里都清楚的。刚才那种场合，我是强者，他是弱者，让他一让他心里不

就平衡了……”正说着，有人来喊肖老师接电话。

肖道诚接完电话回来，于菲见他一脸抑制不住的喜色，问道：“又有一篇大作发表了？”

肖道诚在于菲对面空座上坐下来：“比发表一篇东西意义要重大多了，不可等同而语的，于菲，你猜猜？”

于菲翻转着好看的眸子说：“又请你去参加笔会？”

肖道诚说：“何止是开笔会！刚才市文联的办公室于主任亲自打电话给我，说作协缺一名干事，问我愿不愿意调去。于菲，我先征求你的意见。”

于菲惊喜地说：“这真是个大喜事！肖老师，祝贺你高升！”边说边情不自禁地伸出纤纤细手来。肖道诚握着于菲的小手，顿觉一股暖流涌入全身，又伸来左手捉住于菲的玉腕。于菲的脸一直红到雪白的脖子根，急于抽回手来，却像被钳紧了似的抽不脱。

肖道诚用英语喃喃地说：“菲，爱嘛拉由……”于菲低低地说了声：“秃。”

肖道诚和于菲沉浸在爱河之中，以致于菲教的初一（二）班的一名男生送作业来都没介意。二人慌忙松开了手。那男生把一摞作业放在桌上，鞠了个躬出去了。走到门口大声说了句：“我爱吃辣油！”于菲像做了小偷似的无地自容，趴在桌上装头疼。肖道诚心里骂了句“小狗日的”，回到自己座位正襟危坐批改作业，一边安慰于菲：“别怕别怕，没事的。呃，于菲，我调动的事暂且保密，等会我跟组长请一天假，先去文联看看。明天请你帮我代两堂课，叫他们做作文就行了。”

肖道诚的妻子李梅玉听丈夫说起了市文联要调他去的事，非常高兴。她是放学后才知道的，蹲在地上一边择菜一边含情脉脉对丈夫说：“去小店买瓶葡萄酒来，钱在我裤子口袋里。”

肖道诚故意问道：“不过年不过节，买酒干啥？”

妻子噗嗤一笑：“死人！庆祝你高升呀。”

肖道诚把手伸向妻子裤兜，感触到她的体温：“一瓶酒就能打发我了么？”

妻子给呵痒得扭动了一下身子：“自然还有别的好处罗。”

晚上，妻子在灯下批改作业，肖道诚早早地上了床，等待获得妻子允诺的“好处”。孩子刚送到外婆家，夫妇俩难得像今晚这样放开胆子酣畅淋漓地亲热了一次。肖道诚想象着妻子那一丝不挂雪白的身体是于菲。妻子今晚也很满足，不住地呻吟着，她感到丈夫比新婚第一夜还激动。

肖道诚搭早班公共汽车进了城。市文联的办公地点在市东南隅的文庙里。肖道诚来到文庙的时候，文联还没上班，一长排门口钉着牌子的办公室门都关着。文联在文庙一角里名叫“青云楼”的破楼里。肖道诚在钉着“作协”牌子的门口站了一会儿，心情似乎比昨晚和妻子亲热时还激动。这就是本市文学界的最高殿堂啊！在肖道诚心目中，就好比虔诚的佛教信徒朝拜的白马寺、普陀山；就好比武术迷向往的少林寺、武当山。这殿堂里坐着的，可是一尊尊金碧辉煌的令成千上万的文学爱好者崇拜的大菩萨啊！

肖道诚抬腕看看表，已是八点半了，才稀稀落落来了几个人，舞协和杂（技）协的门开了。杂协一位脸模身段都挺好看的年轻女子拎着水瓶去打开水，肖道诚迎上去问作协的人几时开始办公？那女子冷冷地回答说不知道，接着又告诉他，大概九点多钟吧，都没抬眼瞧他一眼。

肖道诚见时间尚早，便在文庙里闲逛消磨那一个钟头时间。他对文庙并不陌生，打记事起他就常来这里玩耍。如今文庙又恢复了文革前的热闹，文革时期搬来的制盒厂和元钉厂已先后

迁出，沪剧团、越剧团、锡剧团和曲艺团常来这里巡回演出，庙里还辟有图书阅览室、棋室和儿童游乐园，这里从早到晚鼓乐声不断游人如织。肖道诚在后院花园假山旁站住，凝视着池塘边两株垂柳间拉起的一条布横幅。横幅上画着五条腿的牛、两张嘴的蛤蟆、双头鸟等奇异动物，还画着身穿三点式泳衣的女郎，身上缠着一条巨蟒，女郎正和巨蟒接吻……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九江市奇异动物演出团，九点整开始演出，门票大人一元小孩五角，喂，百闻不如一见哪，快快买票进场！”另一只喇叭也叫了起来：“喂，南方飞车摩托表演团，九点整开始为大家表演三岁儿童摩托飞车，票价一元！……”

肖道诚转了一大圈回到文联办公楼，才八点三刻。他见作协的门开了，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赶了去。一位年轻小伙子正在扫地，见肖道诚匆忙赶来，问他找谁？肖道诚像见到了亲人似的，忙说：“我叫肖道诚，我是来报到的。”

小伙子夹着条帚满腹狐疑地望着他：“你找错地方了吧？作协最近没搞任何活动。”

肖道诚说：“是这样的，昨天文联办公室于主任打了个电话给我……”话没说完，只见一位头发花白戴眼镜的中年妇女进来了，肖道诚以前在一个座谈会上见过她，知道她名叫稽秀珊，是作协的秘书长，于是恭恭敬敬地朝她鞠了个躬：“稽老师好！”

稽秀珊打量着肖道诚，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热情地伸出手来说：“哦，你就是肖道诚吧？”

肖道诚握着秘书长的手，诚惶诚恐地说：“正是学生。”

稽秀珊松开手，在靠后窗的办公桌旁坐下，说：“调你来帮忙的事，是我跟于主任说的……”

肖道诚像他的学生来办公室见他似的，站在秘书长办公桌

前，非常诚恳地说：“谢谢稽老师栽培。”

稽秀珊矜持一笑，指指正在抹桌的小伙子说：“这是作协的王军，上个月刚正式调进来。”肖道诚忙转过身去和王军握了握手。

稽秀珊对王军说：“小王，去看看于主任来了没有。”王军领命而去。

稽秀珊指指墙角的单人沙发说：“小肖，你请坐，别客气，这里就是作家之家嘛。要喝茶自己倒，我也不把你当外人。”

肖道诚诚惶诚恐地搭了半个屁股，在沙发上坐下说：“稽老师，今后能在您的领导下工作，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早晚可以聆听您的教诲。”在肖道诚眼里，稽秘书长简直就是观世音菩萨。

稽秀珊放下钢笔说：“小肖你真会说话，你要是能调来，当然最理想不过啦，虽说已有四个人，三个是领导，却只有王军一人跑上跑下。王军这孩子还不错，手脚还算勤快，各方面的反映还不错，唯一的缺点是没写过什么作品，会员们就不大买他的帐。王军要像他老子就好啦。”

肖道诚已猜出王军的父亲是谁，于是说：“他父亲就是文联副主席王鲁生吧？”稽秀珊点了点头，肖道诚知道王鲁生是位亲耳聆听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老作家、老干部。

稽秀珊慢慢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王副主席还兼我们作协的主席。作协还有四位副主席……”肖道诚打量着这间简陋的办公室，四张办公桌和一张放水瓶杂物的桌子，已塞得人无转身之地，一只文件橱把窗子挡去了一小半，心里纳闷，五六位主席副主席坐在哪里办公室呢？

稽秘书长似乎窥透他的心理，又是莞尔一笑：“他们都是挂名，不坐班的，坐班的副主席只有我一个。咳！我这人就是个

劳禄命，W市刚解放就在文艺机关工作，整整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肖道诚听她这一说，想起了稽秘书长的“白头宫女”外号。

电话铃响了。肖道诚抓起电话，见是找稽秘书长的，便起身让到一旁，请稽秘书长接电话。

稽秀珊歪坐在沙发里抓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你是小稽吧？哈哈哈！还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那次开的玩笑？”

稽秀珊顿时两腮绯红。那是大跃进年代，她还是扎着两条大辫子的大姑娘，她的未婚夫三天两头往文联打电话。那时全文联只有一部手摇电话，电话设在门房里。看门房的老陈是个残废复员军人，资格比文联主席还老。老陈终日嘻嘻哈哈爱开玩笑。有天他接到小稽未婚夫的电话，故意捏着嗓门用女腔说：“喂喂，你找谁？”对方说：“你是小稽吧？”老陈说：“我们这里只有‘老鸡巴’，没有‘小鸡巴’。”小稽的未婚夫为此专程来到文联，向文联党组反映了此事。文联党组书记找到老陈，老陈供认不讳，说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文联党组研究认为：文联是党的意识形态要害部门，岂能跟外面的人乱开低级下流的玩笑！为此责令老陈在党支部作深刻检查。由于老陈是老革命，开玩笑不涉及政治问题，其检查还算深刻，这才没有背什么处分……所以，老文联的人都知道‘小鸡巴’这个外号，只是谁也不敢当小稽的面喊。

肖道诚发现稽秘书长笑得生动极了，声音也很甜。他从她的神态和眼神里捕捉到了于菲对自己的感情，知道通电话的二人感情非同一般，于是知趣地踱出了办公室。他听到稽秘书长请他把门带上，说风好冷。肖道诚带上门，到厕所去小便。厕所很脏，磨花水泥小便池踏脚处结着厚厚的尿垢。墙上贴有一张字条，上写：“请诸位仁兄务必将残茶叶倒入篓内以免堵塞谢

谢合作。”

时令正值阳春三月，风和日丽。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庭院里打羽毛球，球向肖道诚飞了过来，他伸手接住扔了回去。女的望他嫣然一笑，他估计他俩是文联工作人员。

肖道诚回到作协办公室，门已大开，王军还没回来。稽秘书长还在接电话，此时她的面部表情已和刚才判若两人。肖道诚在一张空椅上坐下，随手翻阅一本《文萃》杂志，正是发表他的头条小说《恶梦》的那一期。电话筒里的声音很高：“喂喂！我们初来乍到贵市，两眼一抹黑呀，只认识市文联的孙秘书长……”

稽秀珊说：“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嘛，孙副秘书长分管组联工作，他到外地出差去了；还有一位程副秘书长分管创作，他身体不好，不常来机关……”

“那么，你就是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啦？”

“是的，我抓作协全面工作。”

“那就更好啦，秘书长同志，能不能请您帮个忙，帮我们联系一家住宿的旅馆……”

稽秀珊不耐烦地说：“实在对不起，我们人手太少，再说，市里有好几个会议正在开，招待所、旅社人满为患，我们也无能为力。”说着“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了。

肖道诚心里想：作协工作真忙，难怪要调他来呢。

电话铃又响了。稽秀珊抓起电话，脸色更难看了：“又是你呀，还有什么事？”

“秘书长同志，请您无论如何帮个忙，我们马上到文联机关来，求你们跟哪家有熟人的招待所写个条子，我们自己去联系。”

“人去都不管用，写条子能管什么用？”

“我们碰碰运气看嘛，否则，就要露宿街头啦！”

稽秀珊没回答就挂断了电话，转脸对肖道诚说：“这个人真能死搅蛮缠，W市作协又不是旅游局！”

肖道诚讨好地附和着：“是呀是呀。”电话铃又响，他说了声“我来接”，奔过去抓起话筒：“喂，您找谁？”

“我们是邻省B市文联的，刚才接电话的女同志是——”

“是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对方愤愤然：“身为作协的领导，对兄弟省市同行怎么能这样呢！你们若是到B市出差，也有求我们的时候嘛。她刚才哆里巴索说某某分管什么，意思是告诉我们她是主持全面工作的领导，这和我们有何相干？这样的所谓领导我们还是头一遭遇到……”

肖道诚愣愣地抓着话筒，一声不吭。听稽秘书长说：“你跟那神经病罗嗦什么！”他连忙挂断电话。

王军进屋来，向稽秀珊使使眼色。稽秀珊于是跟王军来到外面走廊里。王军说：“稽老师，办公室于主任不在，她丢下话来说，文联党组研究，同意作协先借调肖道诚，如试用合适，再正式调进来。”

稽秀珊说：“党组的决策是很正确的，万一试用不合适，也好有个退路嘛。”

肖道诚坐在那里，晓得二人避开他出去是商量有关调他的事，不由得心怦怦直跳。俄顷稽秀珊和王军鱼贯而入。肖道诚看见稽秘书长把笑往脸上一堆，说：“小肖呀，刚才我叫王军去办公室问过了，文联党组的意见是：先把你借调过来，你看如何？”

肖道诚知道调动工作的事不是那么简单的，沉思片刻说：“还不知道学校放不放我出来呢。离放暑假还有两个多月，如果学校肯放，连同暑假，就先借调三个月吧。”

“那好，就这么办。今天是星期五，明天你找校领导活动活动，他们肯放，星期一你就过来上班。”

肖道诚心怀感激地说：“谢谢稽老师和王军同志关照。”

稽秀珊说：“小肖，你可以先到文联各处、室和编辑部串门，熟悉熟悉情况。你和《文萃》的编辑们很熟的吧？这一期上刚发了你的大作呢。”

肖道诚谦虚地说：“写得不好，请前辈多多指教。除拙作的责编方老师跟我有过电话联系外，别的老师我都不熟悉。”

“方勋那小子也配做你老师？哈哈！那我可以做你老师的老师啦。”王军笑着说。

稽秀珊瞋了王军一眼，大概是出去上厕所了。王军又问肖道诚：“小肖，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一岁。”

“你比我大五岁。我说哥们，你新来乍到，别他妈见佛就磕头逢人称老师。说句心里话吧，这大院里没几个有你小说写得漂亮的，有些人不过资格老些罢了。就是名气响的大作家，文章和人品也是两码子事儿，呆长了你就知道啦。”王军见稽秀珊进屋来，就没再说下去。

肖道诚凭直感觉得王军人不坏，是个直筒子脾气。自己毕竟是写小说的，善于根据言语和表情去揣摩人的心理。不过他认为王军那番话未免偏激，这儿是本市文艺界的圣殿，怎能用言语去亵渎一尊尊大小菩萨！

肖道诚遵照稽秘书长的指示，串门去了。他先来到《文萃》编辑部。编辑部在二楼，爬上嘎吱嘎吱响的木楼梯，肖道诚见顶西头两间屋子门上贴着“文萃编辑部”纸条，便踱了进去。两间屋子中间有门相通，门上挂了个竹帘。外间有五张桌子，四个人正围在一起吹牛，谁也没介意有陌生人进来。即使

看见陌生人进来谁也懒得问一声，每天来编辑部送稿子的、请教的、改稿的，还有联系印刷业务的、收废报纸的人川流不息。肖道诚见没人搭理他，便倚在一张办公桌旁听他们瞎吹。每张桌子都堆着小山似的稿件，有的编辑桌旁的地板上也堆着一大摞。想想自己的《恶梦》稿子能在这如山的稿件中被编辑慧眼看中，并且发了头条，肖道诚心中便有了几分得意，得意之余免不了对眼前的编辑们肃然起敬。

肖道诚听得出编辑们侃的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文四海。瘦高个子编辑像表演相声小品似的模仿着文四海的腔调动作说：“‘你们W市有个名叫花蓉月的业余作者吧？’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才想起来，W市日报副刊有个小女编辑小钱，笔名叫花蓉月，到我们编辑部来过，投来的稿子都一般化，一次次让我退了稿。我吃惊地问道：‘文老师您认得她？’大作家点点头：‘她到京城找过我两次，花蓉月是个挺有才气的青年作者，你们要注意培养这棵苗子啊。’我说：‘那是那是，培养文学新秀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大作家要我帮他打个电话把花蓉月找来……”

矮胖编辑问道：“你就帮他打电话了？”

“大作家饥渴难耐，好像一分钟都不能等了。电话挂通了，人不在，说她一会儿就回来。我告诉了电话号码，请接电话人转告花蓉月回来后来个电话。”瘦高个子编辑说着叼起一支香烟，倒背起双手在屋里踱来踱去：“文四海就这副德性，在屋里踱了有百十个来回，眼睛直盯着电话机盼铃响。电话铃终于叮铃铃响了，只见他一个箭步蹿过去一把抓起话筒，而部表情丰富极了，又是挤眉又是弄眼……”瘦高个子随即做了个极为失望的表情，手腕软塌塌地耷拉下来：“他娘的，原来是个糟老头打来的！”

“哈哈哈哈……”几个编辑哄堂大笑。肖道诚也笑。

一位戴“二饼”的年轻编辑这才发现了肖道诚，问道：“这位同志你有事吗？”

“肖道诚说：“我叫肖道诚……”

二饼高兴地紧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肖道诚？鄙人就是大作《恶梦》的责编方勋。”

肖道诚腼腆地说：“咱们已是神交啦。”

方勋拉过一把椅子请肖道诚在他座位旁坐下，又给他沏了一杯茶。寒暄几句后，肖道诚把作协打算借调自己的事说了。方勋沉吟了一下说：“调来工作对你来说有利也有弊。”

肖道诚问道：“此话怎讲？”

“作协这地方，接触文学界的人多，信息广，于你的创作有好处；但是，这里人际关系太复杂，小圈子大圈子这个帮那个派的，就像一个个漩涡难免不卷进去，文人本身相轻，又兼有官场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咳！我是没办法，大学中文系一毕业就分配来了。”

肖道诚是一心想调来，就说：“总比我吃粉笔灰当孩子王强吧，今后我处处谨慎从事就是了。”

二人闲扯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下班时间，屋里另外几个编辑已回家吃饭去了。这时，一位白发老编辑拎个公文包掀帘从里屋出来。方勋忙站起身介绍说：“这是我们副主编郑黔老师；这是《恶梦》的作者肖道诚。”

肖道诚朝郑黔鞠了个躬，喊了声“郑老师”。

郑黔握着肖道诚的手说：“你的名字使我想起了南朝齐国的开国皇帝萧道成。”

肖道诚笑着说：“我的诚多了个言字旁，同音罢了，我可没当皇帝的命。”

郑黔也微笑着说：“当作家比当皇帝好，南唐后主李煜是个天才诗人，他写的诗词千古流传，却因为做皇帝亡了国丢了性命。”

方勋转开话题说：“肖道诚，你的《恶梦》是经过郑老师力争才发了出来的。”

郑黔叹了口气：“想上篇稿子难哪！我们的高老头，人是老好人，就是树叶掉下来也怕砸了头，《恶梦》我找了他几次，最后他才抖抖呵呵签发的。也难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二十多年的右派不容易熬过来的。”

郑黔见时候不早了，就收住话头欲走，走到门口又转身问肖道诚：“你午饭没地方解决吧？走，到我家吃面条去。”

肖道诚刚才聆听郑老师说话的时候，心里头已在盘算着请二位到街上饭店吃顿饭，以报答知遇之恩，只是一直没好意思开口，人家郑老师反而请他家去吃饭，于是连连说：“不不，今天中午我请客，你俩就别回家啦。”肖道诚邀请再三，郑黔仍坚持要回家，说他有午饭后稍睡一会儿的习惯，否则下午就无法集中精力看稿。方勋倒是欣然应允。

方勋锁了办公室门，和肖道诚下了楼。路过作协办公室时，稽秀珊和王军还没走，肖道诚便请二位一道去吃饭。方勋也在在一旁说：“肖道诚发了头条小说，应该请客的嘛，稽老师肯赏脸，规格就大大提高罗。”

稽秀珊匆匆整理着桌上的文件说：“小肖，实在抱歉，我孙女儿今天满月，下午还要出席市妇联纪念‘三·八’节座谈会，以后机会多呢。呃，王军，你就代表我去吧。”说着拎起小手提包走了，临走嘱咐王军别忘了锁门。

于是肖道诚便和方勋、王军一道，来到文庙大门口斜对面的“凤凰居”餐厅。肖道诚身上揣有二十多块钱，那是临来时